# 陳恭介公文集

#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十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臯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崙張　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 書

### 與嘉定尹日峰蔣年丈

夙仰芳聞獲附雲驥之末無任忻幸既吾丈縈分吳

句又重章曰此吾先子始任邑也年自孫長每見嘉人士即心戚戚若對先子而況吾丈臨茲地哉是用萌誠謁候再及堂而從者歸焉時弟亦戒雲中之役倥偬阻違頁歎良極逮自後抵舍客有自吳者講吾丈履吉臺端仁風馭遙羨仰羨仰且聞嘉人士有追繹先子以遺事上當道欲勒諸石者吾丈至則從而勸成之益感戢不能已因憶先子去今邇矣始去邑時有郭君已採輿議撰去思而更為一二鄉大夫昕尼邇越三紀而竟祀之越四紀而竟碣之又假重於

明使君之手豈天之表章慶蹟固自有會耶欲趋謁賀謝且拜先子之祠屬北上期迫不得如願積眾抱悵更倍曩昔敬脩燕狀申布鄙私瞻候不躬無任馳企

與雲門任年丈

長至夜集飫領既教轉轂又隔壬癸時可奈何計兄侯堂優吉正屬陽春想一下車花已成植矣盤錯之地殺濈之時累勤敬業為八閩先於是乎在如兄達才強力固應談笑致之耳仰自太夫人俯及令公子

未審已偕蓮省字耶。柳輕車先詣徐為迎聚圖耶。穀人駢穀兼進退俱有長策。即無論在署在宅諒自獲天樂也。弟叨藉西曹。偷慵寄旅。日兢兢素祿是懼。無可道者。且家堂漸老。匱子方遥。白雲東凝。緇塵北擁。每切清夜之思。恨未能脫從班行。徒為衆媿也。大君子何以教之。完愚官留司養吾令江北二三同年。都屬乎阻。追憶去年。此際聚首。論心亡日不晤。便為驚詫。今定何如。可為一悵。廼知昔賢之嘆索居前聞之重聚樂良有以也。茲貴屬汪驛宰之任。因附郵私以

進悠悠千里筆詎能悉斯當同結此心耳心同即千里如面諸所爲謗又規切者幸不惜惠音至望又又

與觀所周中丞

年猥菲財夙徼福於世穆且困令子年誼以重爲介紹而明公之隆睨轢累繹被之德在不謝春正拜違於胥江之滸遵途迤上閶白頭黄齒群謳者皆頌盛德者也既浮大江歷脩路知北地所遥頌不南罷棄迨於轂韓之下且爲徹鳥元老孚嘉薦紳藉譽公曰中丞中丞云嘗聞大君子欲有爲於天下必獲上恰

氏而後動無不利即今如明公者將膏福烈于晉儀朝著何所星閔而天下亦寔傾企之固知明公所答望者不淺淺也令子年丈發鋤巢邑小試利器循聞良蹟家法具存棠芘花封風聲更接俾他日夾泣而尸祝者曰大周公小周公碩不偉哉忭賀忭賀某叨籍西書閣不更事偷暇寄炎日惟素祿是懇不識明公何以教之使得寡過也瞻仰德符邈矣南國末由就正抱此遐心片牘馳誠詎罄悃欵惟明公詧之於

筆外耳

與吳見輿

暴春風三北轍同轅而馳憤懣激昂之懷而所悉也數有適偶亦有適奇故石售玉隱茁鳳韞羽而凡鳥爭飛識者異異焉乃今者誠有類於是夫屈信之數變化之道深於易者所洞曉也無俟予贅言第與君論人事耶學校士藪也益資者於市益藉者於學矧廬陵歐陽子以文學倡士益彬彬盛矣兄儼然師也寧獨樹桃李收而有之柳亦吾心之春也昔有嗜雞蹠者食必數千而後已粹白之裘選於衆狐貴得其

腔耳教學相長自古已然兄毋以廣文先生爲少也且兄往日之歸也居則處館穀出則懷庭闈雖涵養素定亦必有以心爲鴻鵠者今者不館穀而師道尊不庭闈而家慶集取材於群髦鎔裁于獨見所爲況淵閟肆欲無倍往不可得已即司命者終能抑之使老芸閣耶此皆實理非以吾兄知愛謏爲媚語也弟膏劣兩書進揖於堂退息於署亦竟何所表見讀律難成讀書多奪吏治文章兩者俱廢身非良驥纆牽頓長徒養成踈慵之性而已大君子何以振教之南望

悵然無由一吐瀝耶

與楊完恩

去歲則兄而東、本謂聚首在邇、不期萍跡相左、遂為
歎世路之難究若此、南中佳勝、脫然塵壒表、夙心
踐之、春來辭老母北上、亦以此情預白、延竟不得、因
自識宿緣已入塵界、不能奪也、君子榮履仙曹、清適
可想、山川足以助恬澹、書史足以益問學、悠然之趣、
蕭然之興、足以樂性情、不識兄能自覺其為適耶、抑
日用而不知也、弟賦性疎慵、兄所具悉、出不能逐擾

擾之塌入不侶能營營之蠅與私心甚背疇昔頗志翰
墨今且畫指之棒一律與朝暮如學步習語又苦鈍
不入也獨幸曹清事簡杜門謝俗或庶幾南中萬一
耳每清夜念至輙起南枝之思獨居而為越吟者幾
矣故人忍為獨樂不使一與聞乎儻既不獲身與又
不獲耳聞則信乎塵緣之厚也往時辱愛最深晤對
一堂披腑膈相示今頓乖阻真成悵望別後再拜惠
青臨報輙廢癖懶之在膏肓亦可笑哉茲楊雲浦兄
往聊發所欲言直干懷一吐也執筆南望與心已飛

寄鍾山之樹而坐馳石城之上矣不宣

與内兄邵和齋

違積半載闊然久不問府休膈戚萋萋若雲表行子之視故里則然真成一悵客有自南者聞兄早春為頑醜所仇既私被其毒且擠陷而公侮之最後始克以理勝甚為兄怫然不懌夫瘈狗之牙螫蠆之尾自古所謹也傷於瘈而後殪之無補於傷矣毒於螫而後撲之無補於毒矣君子之遇細人何以異是意者吾兄少不惡之嚴而釀已甚之亂耶不然何至纍積

怨埋毀刻鑱裳以與云云者角刀雖利鈍也山幽林譏酒夕詩最名教中儘可自適客感自當退聽而尚義華方養譽文衒若閨遊處女飾容好倩不宜爲緇塵所恩此皆高明所洞見然旁觀之子不能不爲當局者一道之幸兄反覆狂言想應渙然而釋也弟叨藉西曹號爲清簡恬澹頗愜鄙性而矚目觸衷又輙有憮然之感恨未能即從山林遊徒遥寄於塵馳俗閑中畏途蒼茫使老母倚廬而注想彼浮世功名何足道哉而一令至是天下有用世之才者亦有遺世

之見者弟竦愚而短於偶俗多慨激而少宛委者也何以為世用也每一念至輙面發赤汗浸浸下不敢訟言諸人聊為吾兄一吐耳闔宅諒集和祥不一具訊

與嵋峰周先生

胡子来貺賜德音幷製詳刑說見示幸甚幸甚其朴畧人也見風會寖巧媚顏軟語交天下即師弟間不免私心恠之延先生端色格言時發道義相振㬎今去凾丈數千里猶諄諄惠教所用造就者寧詩書之

宏旨、夷皋之碩業也、幸甚〻〻、非先生何所聞斯言哉、

某不敢棄於君子之道、而撫時省己、復用慨然、方今

爲世道談者、每曰奸距脫矣、天路夷矣、直道君子可

以信心、而不疑矣、年聞而樂之、追靜詧天下事、尚多

徼逐於體貌、調停於智術、是以國是若定而未定、士

風若端而未端、謂可信心而不疑、殆猶未焉、某之於

畧、不足徇徼逐之見、赴調停之機、先生所明也、即使

某是徇徼逐之見、赴調停之機、而與時相浮沉、亦非先

生所望也、詘性以同時義不可、異時以伴性勢不行、

所以撫時省己而輒有懼然之懷者以此刑署於諸
它篇稍得自適間一閑閑坐馳恍見故里念老母於
十幾矣而身居數千里外離親羈紲且自試於塵蹤
畏途之中亦竟何義每一注想形神飛越至於夢迴
而躍夢別而悲者蓋種又無虛夜特以國恩未報因
仍而未即歸耳空言詐人真成罪報令不敢隱者以
先生知我且欲以去就之義質之也胡子道先生強
食甚懟又云經一見有北上意輒應曰余方恨離而
或者乃以離為是耶人見各有所主如此因託胡子

敬訊先生、因念前所因仍者、終當以時、果即見老母之日、亦并獲侍先生教也、諸所祈請惟厚旨顧齒及不忘賜教而已、不宣、

與蔣日峰年丈

春亞遇謁于胥江之滸、而告遷而别、嘗欲為一書薦區區、未及倏而寒序屆矣、頃嘉人自南至、一接問蔣侯政履具得焉、公花已爛成植、賀之賀之、既書一紙廼嘉士嚴子　鳳手録先子碑文、托以致弟者、弟謂新侯花已成植、父母孔邇而人士猶存記往日之棠

耶刻侯又為棠埠守事有數十年而相待者如此因南向拜者再比其往寓書謝候再訊無恙臨發若見慸召堂有愷悌君子焉頌終不當一面也嚴子其義嘗見弟以先子之故甚眷眷今復數千里致碑文其嘉士之厚爾爾附聞

與周養吾

憶別無何歲華已暮矣昨得舍下報而吾丈以仲秋視事花命因指計曰昔賢有稱三月政成者斯其會也僕嘗私念以為君子不欲行志則尚而可如欲行

之在外者十得八在內者十不得二何者其勢然也今天下赤子之痒人所共覩獨爲父母者權不掛於九牧地不格於廟臺令不必下堂政不必崇朝一念措注赤子已沐浴之矣吾丈親得此快豈以僕言爲未然耶邇內地殊異是張口或捲之舉肘或掣之間趦然獨行者志未及行悔吝隨踵士往又休此艷彼其爲浮沉者坐是僕自量木鈍不足赴調停之機踈慵不足狥徵逐之見而其鶩岁又不能植振厲之表僅隨行而入隨行而出暇則閉門謝客求不負清夜

耿耿者耳寸陰易馳片能莫益亦竟何取而空覊宿祿耶仰視吾丈莫嘗千里每端坐靜思不敢訟言諸人而茲頹縷々者愧懣交集之私貪為故人竭之道起懦發蒙端有望於来教也塵障未竟留滯燕雲不知何日承良晤一吐種々積懷耳臨書但有惆悵

與楊完愚

使来遠勤手翰愛至渥也聞兄迎刃三尺且以餘力綜他署兼人之能固宜脫穎若此若云是非數則吏喜之所集必有煩言詎獨南曹北為更甚君子表豎斯

世但欲成此心之是不能顧俞訛云者以為俯仰遷至拾人之啄候人之息也天下惟理不可易越理言情情何紀極甲之所利乙之所害棼之何其能徇之弟以為宅心若虛舟承之以恬波持法若平衡執之以金石彼雖不吾利獨無心哉縱其無心而致私怨吾之所得亦已多矣此皆在先度內不惜縷縷薦瀆者亦莫為就正地耳弟迂戇寡見聞且性樂閑闃坐不習廣交以故迂戇不就損見聞不加益其為巧智者所姍自邵星老鎩羽於秋風孫立峰結舌於冬日啣恨齋

憤蹇産俱東是之故弟所難言也而隙朝清夜每㳂能遣諸懷旦晝復強馬班列耿耿而莫誰語真成還報何日見兄為一吐露耶古之善交者以德義相敎不以榮利相㦺弟雖不侫乎期當不負名教不玷深知幸兄時惠德音以振其劣僅庶狀有聞更望飛嚴而鳴正之也隔離遼越有懷想同壓竹寧足具載當緘倍悵

與諸龍田

戚使至辱致家兄書兼得一試聞候慰甚慰甚況精

才潔操弟所欽仰曩始入署業已掃宿蠹起嘉穀許若者直微疴時作楚耳聞令者霍然去矣夫干將必斷騏驥必至騶虞必不殺竊脂必不穀兄令官緒雖成清名雖登計猶悒悒若始入署日也第七月抵舍拜家母屬家母亦憐其婦且佐兒憂形神視往日異弟懼然驚之聞勸勿以卑者故憂勞母曰自兒未歸吾寢不安食不能下也今見兒食頗味寢則成寐弟聞之喜頗以形神未復意無能一日釋也弟千歲時先大夫即棄之去家母劬劬翼而長之至有今日母

年八十高矣情景又若此弟尚忍違而他之哉以故思及違則怔不寧思及違則咕不合思及違則痺不舉荏苒二時漸以成病遍緣期日已迫違限北轅情跡背馳病轉日熾不獲已以其私具疏請命未審重闈穆穆能明其心俯卹之否遠臣無以自達天上知愛如兄有幾能不一爲晋念且曲成之哉弟歸時辱感情腆貺甚具抵舍倥偬如醉夢尚稽備謝茲方貧竭私衷言謝又後統惟亮之

與郭性菴年丈

自獲與兄朝夕逾一年諸所指導磨琢出衷肺相示
率非面交有者比年以室人之戚歸兄既慰之復屢
複製惠奠之臨郊眷眷情義備渥感戢何似別後計
兄屢播與廷太夫人稱壽宴矣庭闈宦跡君親具依
出門服官躋堂上壽于于哉可知已年有姆稱八十
而勢獨不得如兄輙戚戚感焉追抵家拜老母悲歡
遞勝益依依不能已也凡人志必有安不得其安則
病若年者精神夢寐已在北堂下矣頃頗以朔呂祝
試啟棘而之北無幾何內火果作蒸又然翁又然償

志之不可強若些不獲已披其私為疏請爲遠臣之言未審得徹重闈不諒知愛如兄者必能明其心明其心必能成之諸凡事体不惜一賜周旋使母子聚樂得竊比於太夫人則至頤也北極南山相望遼濶年眷志於遂室兄馳轂於天衢千里明月之懷想同之耳幸愛景光崇此名德勿以踈遬而靳德音荷甚荷甚省中諸丈緣抱痾不能徧柬萬為道年歷如曰越江故人敬謝之也

與史蕙津

省中辱教愛良厚臨發更辱慰頓勤勤副以嘉贐感謝感謝秋初抵舍聞兄當以使旋已復不果因念兄令德鴻才表豎方茂而太夫人又朝夕在侍出則脩業入則承歡即宦邸若家可無歸已頃年居邸日勢不能迎老母第時時東向望不能置迨今歸顧與室人喪偶老母属暮景重以惡況形神視舊加老年見而驚焉少選徐徐解之老母漸若有釋眠食頗安則又喜以為亟歸固是也夫母以見兒自釋曩未見時母之念子又何異子之念母哉人生幾何恚何以禁

祿易一日養且貽親念也一軫此懷情景依依寔不能更語別矣繼以假日漸迫輙為北轅欲留至而再請為久侍計前往未幾內火大作神忡忡有不能堪者弗獲已疏述所私馳上請命顧君門遠在北極下而病臣之言又甚微末或當路者不明其心而寢格之是用大懼吾兄親知夙深幸推以侍高堂之情與年共之一為周旋其間則所錫類故人者即考叔不啻也兄能無念乎千里馳誠恍然若對明冬計兄必奉簡書戒車從以便輿太夫人還爾時當伏候門下

以紓謝悰不備

## 與吳見輿

承濱便附問江右言盈虛通塞之數以為必爾然轉轂時事易矣以兄玉質金章秉銓者儻遲之逕冷與諸士周旋當信前言之不妄頃恐淮泗之濱歌來暮也泗濱困緣良父母故屈兄以從民兄豈少之哉第嘗謂君子居位貴在勤德而豎業因分而效庸不期不媿於素求上期有裨於世教若其不然即附景青雲持榮縈闥自君子視之直羽輕耳相知問道義荒

閏利祿兄令牧泗幾月矣所爲藉疲輯究移風易俗
即令持而上之天朝者意班班也能無以報舊知者
耶弟昨還等西省遂已越春東望庭闈常忽忽有歸
思既而謁告以室人喪歸老母屬暮景重以惡抱形
神更老弟驚馬輒膽戀不能別居無何假日以迫遵
限北轅情跡皆馳遂以遘疾迺茲封疏籲天乞病軀
依老母儻得遂所云則私願大足矣其他紛紛目前
者本非所願也賫疏人往計兄方在轂下力疾草布
如此辱兄交愛頗久弟之愚悃夙所具聞雖千里片

牘想應明其非誕弭何泪便一聚首追譚昔雅併岀新知乎方茲未能更祈輸教

與唐衢費年丈

使節臨武林凡幾月矣弟不能面致賀忱并與候訊闊焉詎敢忘宿昔教愛哉去冬弟疏病以請尋獲賜歸屏居謝事固其分然童以溽暑侵尋坐為痰火所困雖筆札亦置不理遂抱空誠不一徹聞故人即故人取踈慵罪之不敢文也念兄通才曠度茲視了公事直若遊為更以其閒窮物外之奇致寄教中之勝賞

與江濤湖色共朝夕焉甚適謝病之友悵未得翕趨從兄遊用譚舊雅叩新知徒悵然神馳而已入秋氣體頗自強廼索筆伸札壹紓積私從里中望臺端忽若親致者腑臟收春瓊瑤摘什故人肯出以教離索者耶始小僕覺疏者歸持龍田兄一書云以致執事者束之一季今始克奉上尤足見疎慵者之成癖矣罪本不敢文又非筆札能謝故人能竟原之不

與觀所周中丞

使持尊教至知年請告事幽野公業已勘復銓遊未

同一旦亟遂其私本之我公引重故也謝謝然函野公不以年輇遜惠然施及年又詎敢不拜施我公面時為遠人一道悃愊焉幸甚年自得告來朝夕北堂私心方甚適就使知宏籌所指海上遂無寇益用忻幸老母樂于家園每曰自詠海上警將安枕不出閭矣年今得侍且值此清宴視家園忻然稱樂國也年之懷抱宴爾爾若崇奬所云明德高標此屬時之名世者年木鈍踈慵自度無所能見即欲勉自備竪旄過百出求幾微著已之蓋且不能得敢云高標識[illegible]

辱知愛輒敢縷縷布之方今載譽歷年如公更幾許且入毘内政伏故里者將漸遠台教矣臨楮增企

答吳見輿

使来接華教兼得歷歷訊所履恍若親對者兄為盱民故勤勞神力廼猶不廢投贈豈故人休戚固在公餘存念間耶十載情愫緬想可識獨不識別来容鬢當復何如耳古之君子所用競時惜日勉堅德業豈徒然哉計兄當同此心期也訊問知二郎不禄因憶曩歲相見頴質異質謂為永器今獨安遺此言之可

為愴然然脩短榮落之數司命者已制之矣獨可柰何我兄署中高堂具慶瓊枝森立俛仰視之諸福尚完幸以是珍重勿過戚戚傷二老心是所善處骨肉間也弟自得告屏居謝俗日對北堂第老母夙苦痰嗽莫年滋苦薰以弟尚瘵守陰過憐之弟雖朝夕侍鮮惧未有以驩母顏者即欲取隙景與圖書偶步袪蒙劣且酬平生好古之志輒以行無餘力而止秋来手續有所聘擬冬月迎之與共定省宦轍姑置不問蓋意氣方在此不辭作清朝豎儒矣兄視之為何如

使者旋廼拂凝塵手書以報總之披膺布跡不於兄隱所不能盡者求如來教所言無愧彼此而已惟各加之意幸甚

答唐衢賢年丈

使旋屬瘧甫退舍自力具數語謝距今復半月許形神尚脉脉也念吾丈使事既成行有日矣身因承集序之役義不可辭廼瞑目含毫坐疲則復已盖作輟者屢而始就今讀之藹然猶其形神也年伯篇什具美覽臨武志蕪得所惠人士者種種序直標其要義

不一又蒐摭分有漏萬之過矣弟本不知文謬意文之列事猶將將兵多多益善獨韓信可耳自餘號能兵者率多難之而況委瑣下中才不當百夫長哉寧冒漏萬之過而不辭者坐是吾丈文章大方當不以弟爲故落也力往嵩布所私謝不敏焉敝廬視錢塘不三百里相望越歲不獲一話疇昔此本病夫謝俗之踪乃併與知交而自逖也在適且爾後會詎期知古今離合之感率若茲迷矣幸崇名德乘時自效令屏居者聞之亦足一賞弟病餘非吾丈不輒具牘然

即茲具牘仍作脉脉中語耳增企又又

與周養吾

使歸接芳教感感念丈衡炎速駕孤方殞心塋築澗
諸禮具脫既別併廢札訊蕪悰寔爾統恃道諒也
聖天子垂拱漸深克舜文章必有不終謙讓者吾丈
勉哉爲夔爲龍簡寄不淺鮮矣孤倚桐揞病無所可
言獨鶩鄉國災祲寔孤解事以來所希遘百姓嗷嗷
溝瘠草警砰于耳目甫歛已然比後作何底止先憂
君子顧軫維桑將忍閉耶有可續孱萌喘息者計不

惜爲廟堂獻也使往敬謝存注不覺溢言及此風便
時惠德音荷荷鄉戚諸丈衰絰子不敢以名氏闌見
閭辛道匿又曰垩廬甦緒時忽又若對左右也

與瑶泉申年丈

首夏孫方矦越塋築間有客捧　勑文須自　天上
不勝驚感　聖恩曠蕩濫及孤臣既倍氷谷又得大
君子之文以爲碌碌者震爍而百世寵嘉之孤何幸
淂此驚感何如念客歲瞻奉顔教卒又耳隨以其私
乞身東正昔人所稱方寸亂時也抵舍亡何罪譴鉅

劉仰吾丈種種惠施曾未獲報謝微忽以速誅之不敢幾違矣廼丈不以為譴瓊瑶華袞不移時耀於其廬夫代言之難人所明也日執鞭造請動閱幾伏臘猶不可得而數千里孤也一旦拜此微丈之賜誰哉孤夙痼迂踈學慚寡過昨莊誦　勅文曰知人非艱自考惟艱至哉言乎心惕又知所砭訂矣即今攉病氧氧坐塗耳目頤幸延視息詎敢隳棄每一念至攖若嚴師他時儻不墜落舉大君子道義之造也病孤姓名本不敢出苦堊言念殊德有不可不亟謝者激

囯便鴻力疾布萬一北鄉拜使百爾馳誠不宣

答星瀛邵先生

伻來遠辱温慰重以渥賜感戢感戢隨值宗人薄遊之便摧病中附謝不莊特慈照也就伻諗知爲國夙夜甚勞劇至妨沐哺又聞從親交過舍者語益得爛龔黃治理之緒韓范籌邊之望藉藉上楓宸志功勳業囯其所也比傳當宁不次簡陟彈壓晉土聽者頗訝殊遇年以爲舊德新勞時所倚重宜不得與守為叙資者絜尋而度引少選當明其不誣耳大丈夫遭

時休暢厚自盟堅寔生平所自許而適闡一二養譽林泉起歷楚越者頗來物議隤其生平或遂指諸奮翼之士未必皆有名實當是時不有建非常之表者丕作而震耀之安雪此言哉服草門生敢為先生預頌之也伻往以為獻焉年疢痛孱息耳目半類衰老愧闊隔駒末可請益而瞻函丈有懷何如裁伺不先徵報遄迫秉燭促藺荒眊莫能成書不莊滋甚年惶悚惶悚

答吳見輿

孤愧謝廬外之交疎故人問訊久矣頃使持教惠至
因得悉故人勞績一展欝陶孤嘗慨時之巧宦大都
崇飾𣪍貌以塗上下遇一舉手投足之役則謙讓沫
邊若用爲累然者幾以是倫度傳舍苟攄便安如是
止耳然亦往往售其欺坐獵通顯中人見其然也書
趨朋效日以益深不者不過擇一事著奇矯矯然徼
旦夕之名希君子之福幸而得志真態復見不幸遺
阻初節盡隳何者非其素也念兄策名以來三仕劇
當盤錯泗之勞疲海之彫敝蒙毀觸怒惟民是勤今

蠻子為縣吏甚而兄南至輒能使椎髻溪猺回面入
轂與元元並空此之為德又邁前軌矣至於天涯宦
邸蕭然若僧舍尤人所難然而跡兄前後坎壈留滯
曾不與巧宦者比肩而立接武而翔傳曰力田不如
逢年真可為世道慨也君子立身行己惟取無愧於
天無愧于天即使終身不遇所得良多矣況天者未
始不定耶幸永矢此心毋為巧宦者所化至望至望
孤自抱痛摟壘疢疢侵尋耳目半顆衰老念不復能
有建豎兄於萬里外猶為游揚其殷愧之矣愧之矣

馬院敝同門也薦賢公義心苟無他詞苟無溢本不為嫌今茲未能哀絰之悰如此辱兄知交最深不覺縷縷且不能效世俗交道湯為媚言惟道照

答少溪項年丈

客冬龍田兄遠致吾丈賻吊不勝哀感孤罪深創鉅本不敢當大君子之辱貺不敢違者肅遠命也境處壑廬瞻望脩阻敢緣風便一布謝私若夫酬夙往從瓊之施如新來杜門之眷論情如積臨楮莫裁哀絰之悰爾爾　元宇兄近闊何如体不甚病否弟雖附年

交猶未一承言面得比報愯然恨識之晚矣古来君子不能必保無欲希顧時事不可言耳三嘆又又

與姜明岳

弟屛居寡交遊乃其心獨時時左右昨幸拜辱意可借郡縣庥慰十年間濶之思而兄坐未定輙起促促若將浼者既別真成惘然其為氷谷視未見時更百之矣豈弟言動多過見所見而去耶弟罪狀日積始者兄以夙愛故欲敎之以所見聞而度終不可與語遂棄之往耶盖退而又覆思之愁焉若有失也兹者

遠辱尊使申之手教娓娓不倦且將招徠而賜之誨幸甚幸甚夫以多過之身未見棄於知愛之有道者則又竊竊焉自喜遇望矣龍溪不理衆口弟嘗惧淇言行衡决重為講道者增垢累以累斯道乃兄非輕許可者獨與之且師之是即所謂善者之好當更為龍溪生色也魯源之擧明是圭角太露豈盛德事但兄寔見龍溪之是而魯源實見龍溪之非均是實心不妨相左大都近世講學者多相聚胡哄作一場話說若見是而背心明其是見非而背心斥其非與遂出

風氣一等矣高明以為何如佳文讀之一過莫明理意自非時流所能窺至其合俗調與不則不必論也樂湖之行當在何日幸無終棄我弟亦欲得間一扣精廬領至教也

與陶念齋

昨灑省屬稚拙孱病無所可用賴老先生之教蚤未至傎躓幸已過矣官號司封國有俾封者隷也不力何所逃罪老先生猶肰眷眷惜其去也愧何人斯迺蒙不棄爾爾日已懸車舊棲回首國恩寔深懸負且以

年之無狀一去不足以當罰而猶冒在告遂泪以歸更怔怔不能自安已逋臣之私非特夙昔不敢輙以干聽惟幸察焉清時舊德不日以師臣拜爰立之選往公子復翩翩進於庭矣世臣後先社稷之福年不能私賀仰祈表率人群左右 聖主協成太和之盛年不佞將騰倚長林與村父頌之誠不勝大願

與朱龍宇

兄不幸抱北堂之憂且遘讒不自直鉅創孤憤邑邑夕集衷何以堪此弟時抱病出國門吊唁併失寧念之

輙觖觖若遺也送後還敬以寸帛上凡莛因布鄙悃如此幸兄勉自寬終天大故疇能無痛所不可過者禮在耳若身外得喪聖賢有之非兄獨罹且大椿在堂齋狀騷音不可時介於左右也兄幸勉自寬弟已作深山麋鹿晤對無期紙上語不覺縷及顧終不解所觖觖者惟兄察之

與譚敬所

津署酬話旬月吾黨萍逢中能幾遇哉昨葉工部傳語相存知概於尊念私心誠佩之蒙頭入林坐與便

遊遠兄勿謂越山逋人不寄尺素語也別來起居酒福聞天津報竣復為清源使者勞在國計種種矣姐也公家事暇課賢郎讀古人書當益現傑不可量而翁能無津津喜耶弟村棲無恙以兒子付師以家人作業付童婢身遨遊二者間退則對一榻兀坐諸無所為惟慵癖學悶覺日長進耳故人聞之想當啞然一笑信其為豎儒也昨在津署日一姪氏從今謁選為清源稅課使政使臺所折簡使者渠睹兄之於弟故深也素為之容不得辭而林中苦乏便遊亦欲借

是爲相問之羽遂操筆縷縷如此惟兄幸詧之無曰
說客又又云則追於突恩之譴矣姪氏名某莫人惷甚
不能倚大吏顏色作非并白

與王南溟

年稚拙固陋夙幸交於令子伯成君雅稱篤焉因得
介紹而謁門下乃門下所眷眷接引若不知爲稚拙
固陋也又若將推轂而畀之遠大則鄙心益鄉且懼
矣然何年東歸旋出復歸維時門下法國台光逴遠
不復望見儀㮣而比年以來吳越得歲伯成寔涖治

之年更以風雅故閒承顏訊空山遐壤猶得聞大老
消息職此之辛夫風俗滔滔靡矣世有大老世道所
倚而重也方今冲聖馭寓海內拭目太平年野人也
不能知國論獨謂世有大老而使得遂其高以逍遥
於宅里在大老得矣如世道何盖周臣之誥成王曰
無遺壽耇何也謂其能稽謀自天也藉令不自天而
自已則淡世日久機智日深而世道奚賴焉年稚拙
固陋竊有味乎古人之言而致慨慕於門下然而年
野人也不能知也伯成以榮晉之便拂絲褱而歸勒

興敬候百福并布下悰一二伏惟爲世道厚自願攝不勝至仰

與一齋温都憲

使来拜命之辱審蔡戟已蒞敝省矣幸甚〻〻吳越古下下土迺厥賦輙高於田良以偃鄉之民勞野無曠土故且海隶偏也較四戰者受甿偶薄困命曰善地然實匙稸藏民多轉而食于他或挾策或操末作甚且爲流庸烏在其能善也自往倭奴發難閭里蕭半露草軍興横溢不領於常賦則頓窘比倭去而議循

者未可息肩也常賦遂有軍須矣則又窘募兵屯聚丁夫或舍耒耜而奔命野侵尋有輿草則又窘歲之儉窘亡惑矣即有樂歲而粟賤賦併受田者不堪供也則又窘風會不幸屬有靡麗之習小大胥倣如以膏沃火日就鑠而不知則又窘靡麗不已習為亡賴游冶賭騁狂逐而無所底則又窘亡賴者窘者交起為盜受盜之民不敢控訴捕令日峻而盜滋不可詰司捕之不職者或挾盜以與良民市則又窘窘端無窮而拯窘無上策至於今日業以大窘之實而猶然

蒙善地之名仰誦尉扎云不謂窘而至此幸甚幸甚明公之言及此吳越之福也夫盧緩之起病者蚤已望而知之雖然猶屢問焉明公今者大顛此年不敢為桑梓諱疾輙陳其槪以徼門下更生之恵明公洵更生我吳越哉則扣囊底神術錫之刀圭在茲日也年誠不勝大望三肅使者敬布之不覺縷縷悚仄悚仄

## 與傅慎所

年弟跡病臥頃有傳大疏入聽者起正襟危坐而讀之讀已不覺掩卷而嘆也曰憂深哉大君子立朝當

如是矣居無何聞從者入明即買舟欲直抵門下一抒忡忡會瘡痏被軀未能自力往日懸焉如不能待爾此先訊尊候燕車越艇載疾而馳寢食無若不望爲道義重自玉其諸頻又有懷非楮伊盡亦未欲托之楮也瞻企不淺謁教有日惟門下垂鑒

與劉節齋

往辭明公而北辱所綣綣爲行子禮者渥且篤也底春入薊門碌碌公私冗踵未之息會乾坤拆紀鼎湖灑涕新聖御曆與執大察事焉棘棘計晷越至於今

積不一承動止兼言謝私坐是闇明公以國計故靡披濤涉二千里不寧處至勤已𢌞漕艘駛達視往獨先勞續更章又著也廟議方重勞臣優以不次刻深資者少遜且有大拜矣年譾劣兼林棲久滋其靡性比頑強顏就列心知不堪而尚冒焉是居媿惧并之矣明公謂何如哉力還冗隙勤此心馳臺鑒之下不宣

與王松屏

第出山濫竽倏半載碌碌塵狀未獲便馳一牘訊王

壘故人殊念之徃者別歸無何即遘不忝之痛孰支伏由病閱隙駒雖踰未亟殞已槁然有死心無生樂矣伊何時獨小山叢竹之友不能不時入夢矧今茲又小山叢竹在睫也君家大人以三朝舊德抱重錦堂兄偕仲氏侍馬天樂良具已且家庭我師儀刑朝夕所淵涵極諳當益不可涯量則弟所夢寐思接又詎直用小山叢竹故耶日者乾坤拆紀海宇悼心太老世臣知歷長慮賴茲　天子冲聖英睿邁常似是宗社之福卑以白君家大人敬慰之兼自慰也長安

弈枰已非昨年局面獨樂園中蒲輪行及矣兄捩訣
人還公車困紆變龍手為明時黼黻毋多讓焉昔日
阿蒙更有繹藉雅賞新益之私幸欣欣鼓之而駑資
怯駕靡性驚遊雖戀覺天寬掌野恩觧組之念萬滅
萬起會兄來時又恐復作參商也何如又又牘附馬上
往不能有所將馳誠而已曩兄歸與弟甲子同戚然
喜有麒麟兒矣仍又嘉兆頃之謂何弟北入燕不旬
日即喪一顆雛盡去冬得者今獨長豚在耳闡性菴
兄袂妹數四尚子子也以夙愛或欲聞故人消息附

悉之弟自戊辰歲目便眩眊日益不便書書寄故人又不欲屬吏殊草草

與王笠洲

節從彈壓越東年坐碌碌未能寓一牘賀頃辱翰貺之先卿且汗矣日者鯨海大戰村皐薄捻拜明公賜甚憐年誠為棠梓厚幸謂宜壚市歌舞細大祗席涵閭傳諸往來者云凋騷日積狗鼠時聞則何以故池年誠不知所謂明公惠臨此一方何以噢咻而振敕之也將命者還祗此言謝因之覼縷殺其詹仰惟閔

下亭察

與居沖陽

京口邂逅謁語卒卒無食頃暇良用悵然越歲載獻

客子以塵車入縣之舊據矣逢迎不迷廊門常設離

回首國恩多所慚負然實屏拙所竊又安者日惟鄰

駕已税沃上明德朗抱冠裳式詹快之鄉井逃等者

私幸得笑詫知識勿謂秦泰無人也役還敬爾布賀附

言靡蹉過是深山牘贖恐不獲數奉問矣五雲紀瀾

隃企何如惟勉事 聖君協域和宇年不侵將陶然

終老與野父須之誠亦勝大願

與王鵬江

頃林棲一枉文轍四辱大翰殷々責里門矣若其芳馥之風接令德之波被又不可如千舉者逢人輒為誦所知記明此郡有良二千石爾々云聞者亦輒信其為爾々也弟底春入蓟門録々冗未息會有乾御易紀之痛拭目新聖與執大察事焉棘々計料思欲取少頃暇豫為書訊別来動止不可得殊為惘然念往者荒村闃靜居嘗閱旬時無客即客至柴徑不掃長

蒿立庭下如人形豆箕墨墻角坐客其間烹野菜羞客不謝不恭客已便闔扉如故糜性便之夫往所覩也一行出山此景便背春初讀所投九杞集奕然神慕願為執鞭而當其時業已奉檄違其糜心越至於今尚胃糜足于燕市望長林數千里空有雲外志未敢語人始益信林緣固有淺深欲執鞭而無由也夫雲路當南禁閒方休暢而鶺鴒輒述於左右者以夫故知我且臨札觸往不能已已耳聞淅中得歲農業不大蕪落應以歲在其野故弟未歸然歸誠樂聞此

附謝之

復郭華溪

年不佞伏在越山竊聞明公有大造於粵土鯨鯢殲
僇而覆露其罷瘵無論元元戴利國家寔弘賴之廼
者春茲膺功畀之樞筦廟堂所爲器京計者至深重
也日年冐昧出山抵都門獲拜畀札之辱遥望台光
倍焉詹企葢頃東南不無事矣根本之地重而後列
省得徼餘福以無他虞也已伻還勒啓報謝附布幸
仰之私惟明公惠鑒之

復周三泉

往山中一奉札既隨勒狀報謝無幾何逸軌不可攀矣弟林居亦不啻十八閭從一二所知闗丈遠跡招提郎鄉人稀復覩趨赀塵壒之表也心邇室遐毂焉獨往頃睹夫東粤之命惟恐從者不出已聞出謂國家之用君子與君子之無避心皆盛事足喜比得丈使翰讀之語語欵膈又幸丈之不我遺也世務時奪金覺生硬懶慢病軀不耐應酬數語恍若爲弟狀者豈山中人出山頗若是耶一二年間衆並彙進可謂

世道慶弟所爲忘其固陋而輒就道良亦貪此明時
然而國是人心尚有未可解者以弟之愚不能無隱
憂也尊教才勝望勝之論最躂養民力儲將才種種
格言即非弟所得爲敢不佩服相望寥濶敬勒此寓
使以聞清廟芳標第旦暮須之旅次將函和甘四年
靜養中所得并一披鄙懷耳嶺表瘴煙勉旃良自愛

復王古林

昨過晉江重拜款貺之辱隨一附導者言謝闕然未
繼候生自潤遵陸而北以六月上旬入都門縉紳卿

士無不頌門下明德淵猷謂吳會之安攀闔澤且洎今始蓋僉以風望預信之也嘉定碑祇諭已屬更新先大夫在天之靈寔寵藉之豈惟不肖謹東向九頓首以承大德肅此先布區區不盡詹企伏惟崇鑒荷甚荷甚

與方新渠

山中兩辱眖教闕然久不報幽棲之悰顛如此丈高才大雅一堂御番十年攬鞍徐細始投鞭也雖然大藺旦暮至矣石城名勝眂騎立遊何如哉而都賦成

肯寄一通否不佞田舍癯忽起遂又罷長安馬足間
真成小草丈謂我何冗次會崙山使還薄汉附訊不
甦事無恙第崙山往將無恨失一騷侶耶南風便不
惜惠音望望

與歐崙山

不佞生未識歐崙山第耳熟之矣嘖嘖將大疏至而
不佞蓋以職司效役其間也擾牘以請遂成達士之
高因念消人業脂秣以俟將長驅作羅浮儷翁及今
不一闚閫不終老失崙山哉且不佞蚤不善為官趣

好讀名家者言適始衰娩復出山適覲高蹤輙感擬有槩也是用附將命者一布之潦畧數言然嚮往不淺已惟門下亮又

復張敬齋

伻來拜命之辱忩不僕之固陋門下蓋熟鑑之矣適昌從麋鹿中起俾從大夫之後無論慵心荒識不足當鉅艱即睫間已事貿又如遊子索塗蘧蘧左避新蹊右錯麐又麇值頓門下夙遇而好我不啻一言相規劝而溢脊奬詞不佞能無觖觖也門下匡氣節

明德宏才廟堂之上無不欽衽推轂且謂此為世道業已稱新賢路業已稱闢而圖是人心尚有不可解者以致拳拳而急門下蓋意念深遠章責匪循袒濁善自愛不佞旦莫須之即次對札馳企未盡所云

復范繼川

頃年冒從山中起荷眷眷既挾甚具也適省屬明公行薪不獲面揖御悰促行及即鹿鹿罷歸鞅閉闗然乏片楮謝負又無可言者佇來拜命之辱念渤土竊有天幸明公寔環澤之藺書遥報士民之依戀可知

也年不佞敢更有請曰若廟論急才旦莫蒐岩穴藪潮即不朕乎哉十一郡閭寧無佚未及舉者或舉而未及用者輶軒所擊計槩於銜鑑熟矣幸不靳一二淵之蒐俾無遺賢豈徒以寵籍山川洵明公為國之一盛事也僭易縷縷惟門下財幸

復舒中陽

往明公嘉惠敝省而以其私施及林癯者豈更劇朱易頌云貴竹寬厚幸欲徽祭戩之惠即其人昨春見蒯茅不佞蚤已津津羨之何者以越人之見說貴人

也不佞狹而從先君於署題所睹記長受遺書則先君之於貴也罣盡心焉今其事已屬陳蹟而遺老亦十九零謝矣門下廼取諸遠檻而諭及不佞孤敢不拜諭門下卑犖無前所遊及茂囍鉅者猶然不薄貴竹不遐先君即所勤宣德業可知也不佞益津〻為貴人羨矣不佞迂劣舊我不自量塵命而出野態慵心寧堪世用碩茲勉強在事如遊子索故蹊迷徑紆歧棼疑夢想縈步廣莫越毋論長驅門下誠念舊倍惠而存之則何以教不佞使還敬謝并訊兼布區〻

之悰如此橋首天南毅其馳企惟門下莘察

答李漸菴

往歲省莘沐栉揗之澤而年以叠侍同舍故更過辱渥私乃無何門下則超然舉矣年不佞竊念國家不欲急賢則已誠欲急賢則明德遼養如門下者蒲輪不宜須臾後詎謂轉轂越再閏迨聆歲始快覩之也年迂禍劣瘠且入山以來野態慵心滋不堪世役頃冐奉徽檄起寔貪明時頗内省怔又懼迟初擬操艇艤淮一徼提耳之惠已乃更計導陸遂又至薊門勉

而即署憶已事強半如夢愕頓廣顛錯盖自根本不累謁教坐失指南也俾来辱不鄙夷而劄諭之敢不拜劄至既以虛明慱大四言祛徧拱暗言言砭石也敢不重拜敬因將命者披牘布區又爲泰運有端昂望僉屬年旦莫須之京邸南嚮稽首不盡所云

答王古林

往月附使布悰計徹尊覽矣卒卒從酬應中閱日坐鈇繼候伏拜咼札以先君嘉定碑既寄不肖孤不肖孤盖焚香盥手而後敢啓也大光焜則既藉大既矣

不肖何敢覬承焉然而不肖之啣德也則視之覬承者奚啻倍也是用勒狀敬抒謝私千里馳誠仰惟門下垂察

答孫歷川

恭惟門下三朝明德八座典刑大鄣較然小心翼若蓋自杖履畫還之日海內莫不聞風企景翹佇蒲輪矣頃者簡在聖心穆茲輿望暫借留都寔廑樞帛而門下過秉冲高懇辭榮祿尚勤封事未即牯車頓惟宸注殷隆綸言敦促名山尚美寧遂卧遊巖廊亟勞

丕需坐策前異卿承皇眷頫副物情毋圖遐思翻然勉出允為朝野之望非伊鄉曲之私也乃耆年者起自梓社隸于雲司事每稟呈動必矜式邑而台旌南指世路坐時翁遜碩膺年更多[illegible][illegible]風披拂御止不避而慵習困仍趋依竟格居諸荏苒七閏而遥頒年冒昧出山驅馳在道僅式里門未頻闇者洎泊茂苑獲覯象賢幸接慇懃備承福履聊用自慰詎敢以閽而比辱乘伻鸞闡賜劄非驩馬道故則溢有譽詞淺劣後進何以當此肅裁赤牘敬布素悰千里馳誠

傾心鳳竊廿年跪節橋首還朝伏惟幸察昌任匡〻

祈仰之至

答顧涇陽

不佞往在山中則蚤已聞門下豈古所稱卓犖絕群者哉日過錫邑廡幾一覿焉竟未之遂也念從者方遠跡寥廓之鄉湛其思以與皇墳偶道路之客宜不足以望清塵已乃從長安馬蹄下授瓊言於繼山丈不自意忡忡鹿鹿得一當高賢荷之矣荷之矣不佞十年專壑世我兩忘頃忽拜檄而起野性慵心寧足

周世用惧辱環命且令四明糜侶笑人然業既出聊復爾〻未可為高賢道也值便寓一言為謝無以抒夙悃脩椋短牘不盡所云

答黄恩庵

昨過錫從繼山丈知兄里居然未及扣閽也廼繼山丈來則拜翰既之辱重邺悚已不佞之入山也深即故人亦沉寥未知其觧今覩副劄知事蓋有一誤而人莫之白知兄者真可為三嘆也雖然論久自定鱗軒之使當有推轂門下者不佞力未能旦暮重兄𣪍

忘之耶人便敬此布復感儀不敢當統祈亮照

答史繼峯

弟以季夏初抵燕鹿鹿逾載月矣塵蹄闇儌福無恙但野人之態觸事動涉愕境至於時奪幻紛大都非所習識閒勃勃起舊念業已出聊復強而爲之未知竟作何靴駕也羈旅如僧幸嚣君眷眷觽戚可爲他鄉之侶時一相對便南望鴻雲思馳訊起居多福未得發而將命者至恍若面承慰可知已顧念官饑無他蠹以應鄉之溷字下者猶不給而腆貺辱既無乃已

過手且非所以待弟意也數千里遠使辭之惧瀆為尤輙不辭别具不腆謝旨爾有懷何時披豁臨札無任詹企

## 答劉鳳坪

憶往歲幸侍雅教忽又十二年矣門下昂望楙績業已竪勲伐萬里之外為國勞臣承天寵良感而不佞會從林中出寘茶靚之念欲馳片牘賀未之遂也使來拜命之辱増啣悚已不佞往自引而錮困含分為東海癯農以老畓一紀幸國是大白伸孤臣初議快

然不啻足矣至并其不佞之身而謬録之内省固陋
淺筭之謂何鄙悰竊汗且恧也門下惠而好我能無
意乎晋教哉敬爾勤謝遠念因以德音請南望術但
未盡所云

答馮清宇

往歲䓁露章而譚世之所諱即重忤屢獨身謫耳廼
其大義頗頗白矣不佞蓋奮欲為國請而創祖秋邑
䓁悍亟舉無當迂延迨春仲㦯又疏入未足徹宸衷
卒賴省中諸疏而天始回不佞則何力之與有然而

凄又馬喜有餘也聖德日新業幸察諸君子嘉録之簡召行至且不睹日者鄭司封予時在泰之初九矣執事勉旃良自玉不佞起林中領銓仝籍無狀忽冐而贊奉常又將無状執事儻以維桑故惠念之也願徼誨又教焉剞識未緣寄茲薄贖敬報下執事

## 答葉龍潭

不佞所詹聽門下良不淺竊獨謂恍慨而當衆所諱避自非淵識遠慮鮮能辨此日所爲借前茅而委重轄鎮蓋亦徼有意焉不然夫豈不知曩跡之與近畫

左而故以枘鑿之艱貽門下也又豈不知桀桙方微福於門下而奪而遠之非私計也嗟又此未易以楮筆深言者夫雷同猝未易破積弛猝昧易張驟而揭暱又於未易破之日則駭發戛戛於未易張之地則難雖然胷中之籌不必借箸掌上之運無妨徹土門下今日所可及儻在斯乎一旦授鉞執此以往不俟竊獨望也若不使田間陳人耳起濫銓軸牘贖之謂何且也罷才短斟即鋭於執鞭而窘於啓事居頃之冐轉矣茫然若負初心鼎諭乃見謂朝著蕭清御測得人

嗟又譚何容易人豈不自知以門下猶不我暫識哉所覬他人也使還勒此敬報芳訊輒附郵衷如此

與徐中臺

別來林跧十八坐與故人蹤迹既抵此鹿又膠又望薊門不遠竟闕一羽訊馬然遡雲省譚聚若在晨夕頃每一對南充語輒用爽然兄鎖鑰務重簡書靡遑廼亦有意追記之乎而屢惠問之先也始兄笠雲省即瓌犖絕群輩猶之蒲梢泛廬不可韜馮合果吐銛試軼在在自見矣而南充闇誦兄近篇麗句謂餘力

又往往如此相與嘆之古稱壯夫不爲非然哉身猶

翦故吾重之久病棲遲滋其慵腐尚茲旅進班行度

竟之安所能豎故人謂我何賤軀近被病力罷作數

語授故人使敬謝來辱十年閣緒寓茲尺書廟議方

重安攘亟賢豪兄真其人也大寄行贄強力自愛

與項少溪

昨歲艤棹伏謁荷既教甚殷且得窺述作之富一別

歘碁有半謝候闕然微獨塵局奪人慵實其罪罪君

來拜命之辱旋卿旋僾山中著書其樂良多罪罪君歸

嗣脩業而息之廠效可觀矣丈將無謂報國業已有授得遂遠志耶明時求舊恐終不使經綸手堅辟褻中也弟不佞頃草々出操啓事蔑所訓見報叨移聞、館如弛檐林樾與搯抱適顧日媿大官飡耳丈何以振誨弟踰望珂里勒此敬賀世美兼承起居屬器君便中上之統希委照

答周三泉

丈明德邃養內廷詎可少足下珮聲昨舉聊為之兆也南中故清燕敬吾蘭樂諸名勝朝夕良晤日益可

知豈直石城佳山水足助道韻羨之羨之弟不佞爲

衆海明夫則優胃出而理銓人藉宜其不勝已夙昔

鄙衷大有願爲執鞭者而日操啓事迄不能破常調

獨伸其愚即不佞且觖ㄡ若負而況大君子將何以

贊過之也艳罪衷悃忽焉叨轉祗益氷谷勒此敬謝

芳訊兼附區ㄡ

復張弘軒

伻來辱貺教稱爲不佞賀且有三喜之諭知翁丈惠

念同袍至厚也廼不佞則有三懼不佞至固陋愚不

知人冒屢非擾恇恇懼違戾與一因而爲二三兄弟辱則懼復甚焉與二又因而辱清時環命則懼滋復甚焉與三叢是三者以居洵未知所稅駕夫誠不以賀而以儌將不佞寔愬邀一言以振瞶瞶門下能無遐心乎重幣藉手復恃道亮也不宣

與胡二溪

僕不佞竊獨慕天下作者以翩〻向之以其故閩楚有二溪子昨歲幸遂〻一識頎未暇有躋請益窺門下緒指則惟膠〻鹿〻之繇缺然嘶深恧比使至乎遇

發教不我鄙夷甚感々々門下奚所概於不佞而眷焉
来辱也有懐高雅附将謝悰嘉貺義不敢承即煩使
者告癖夙心云何非敢自遠顧言幸察

與陳靜菴

巖穴賢豪門下亟在推轂之林矣頃不佞謬得操啓
事嘗一為之兆云已竟若關雖遷延闇會不佞冐轉
迄未獲訓始顧方用觖々不自意蒙道亮宥其擧之
不先而謂不佞嘗有意焉從而賜命之辱不佞則何
敢當夫士遇合固有時爾以門下之望人其舍諸即

不佞亦毋敢以當在事而失賢豪恨然謂美不自已

出也使旋敵布御悰若盛既業心拜之矣聊藉手上

日以佇涓人膏秣之需門下幸亮之